

天行健

賴景瑚

—陳廣沅著「壯遊八十年」讀後

陳立夫先生為我們的老友陳廣沅先生所著「壯遊八十年」作序，曾謂「廣沅兄智慧過人，飽讀經書，其立身處世，深受儒家思想所影響，忠信篤敬，好學深思」；又說「其機械工程教育，在國內，得之於交大；在國外，深造於伊大（伊立諾大學）；回國後，在津浦、浙贛、滇緬等鐵路，服務甚久，學以致用」。

是的，廣沅兄的確是一位學貫中西，敬業樂羣的優秀工程師。他最使我衷心傾服而又自愧不如的，就是他對中國交通運輸事業，貢獻卓越，且能一生不離工程崗位，雖於抗戰勝利的時候，前後參加聯合國救濟總署及陳納德將軍民航空運隊的工作，但一切還是由於他幼年所受的工程教育，和他後來連續服務鐵路的工程經驗。

他現在息影於美東的紐澤西州，享受他那恬靜、悠閒，也是他這幾十年辛苦耕耘所換來的退休生活。許多朋友勸他把那許多不可多得的經驗及閱歷，一一寫下來，以為今日從事工程事業的人和正在大專學校研讀理工的學生，一種極可珍貴的參考資料。

廣沅兄本來是國學造詣精深的學人；所以他

便提起筆來，花了兩年多時光，陸續續發表了幾十篇論文。讀者對他這些描寫生動而又敘述不厭其詳的文章，不但都很欣賞，而且一致認為那是中國邁向工業化、現代化的道途中，一位老工程師的心聲，也是一篇很有歷史意義的自傳。

他於是循讀者的請求，把這幾十篇文章加以整理和潤飾，編成了一部洋洋大觀的「壯遊八十年」。我以前斷斷續續的閱讀了若干篇；現在又把這冊章回既甚顯目，裝訂又很美麗的「壯遊八十年」新書，重新瀏覽了一遍；後將陳立夫、焦承允二先生及作者本人的序文仔細看了一下。我好像跟着作者遍歷他那么多多姿的人生過程，以及他做工程師時和退休後所備嘗的甜酸苦辣。

這位老友所出版的自傳，也使我回憶我和他半世紀前在南京新都初相識時的情景，以及那時我們一班歸國留學生的抱負和掙扎。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既在南京成立統一南北的國民政府，又決定照著國父遺教，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我們新從歐美歸來，都對祖國充滿了樂觀的希望，都想把我們在海外所學得的東西，尤其是屬於科學工程方面的，貢獻給我們這個多災多難

，而又不幸一切落後的祖國，使它迅速成為工業化、現代化的強權。

本來，我們在美國求學的時候，就由幾個讀工程科目的同學，組織了一個非政治性的「健社」，想要團結志同道合的人士，本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古訓，互相砥礪，準備回國以後，羣策羣力的對祖國盡忠竭智。我們雖都服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他的救國主張，但是，都對政治無興趣，更不願走進「做官」的那一條路，個個想要從事物質建設的科技事業。

「健社」在美東成立的時候，最活躍的是學鎮治的陳立夫、曾養甫、葉秀峯，學電機的是徐恩會、吳保豐，學鐵路的茅以新，學管理的霍寶樹，學機械的陳有豐、陳廣沅和我。我們到了南京以後，便發生了兩個觀念上的轉變。第一、我們明白了建國大計，千頭萬緒，必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參加，才可分工合作，齊頭並進，達成我們救國的願望；我們斷斷不可祇偏重科學工程一方面。

第二、我們儘管可以不做官，但不能和政治絕緣；相反的，我們無論做甚麼事，幾乎都與政

治有密切關係。以前那種不問政治的天真想法，是犯了幼稚病，也是萬萬行不通的。我們在南京集會，就已有這樣的認識和覺悟。我們便吸收了科學工程以外，新自歐美回國的青年留學生。我們有讀政治的余井塘、程天放；有讀教育的吳南軒、艾偉；有讀醫學的胡定安。

每次我們集會，都有一二十人聚餐，濟濟一堂，交換對國事的意見，也講述一點個人的志趣。由於社員們都隨着國家統一而在不同性質的工作上，分別負有相當的職責；我們勞燕分飛，各奔前程；想要在南京那麼常相聚談，早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如廣沉兄等幾位專心一意的守住工程崗位的，更是四處奔波，難得一見。

然而，我們這個健社，形式上雖似解體，但實際上仍然是始終如一的保持着「天行健」的精神，個個對社會、對國家，都有或多或少或多的貢獻。當年滿懷救國壯志的青年社員，有的不幸功成身死，先後脫離了塵世。現在還生存的，也都過了古稀之年。我們在情緒上，自然不無老友凋零的悲思；但並沒有喪失「自強不息」的健社精神。我們雖然沒有自我炫耀的意思；可是，我們反躬自問：這半世紀以來，我們都已殫精竭慮的盡了自己的責任。有的在社會上，知名度很高；有的祇在文藝界或工程界勤奮工作，澹泊名利，盡忠職守，不求聞達。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這兩種人的成就或有相當的差別；但我們自己覺得似都可告無愧於國家，也都沒有改變「天行健」的少

健 行 天

年志願。
當然我們永恆懷念那幾位已歸道山的程天放

、艾偉、吳南軒、曾養甫、霍寶樹和胡定安諸兄。我們也很高興的看見陳立夫、余井塘二兄，雖已退出政壇，但仍身體健康，精神矍鑠，而且孜孜不倦的為復興中華文化而努力；昔日的少年鬪士，今日已被人稱為國家的元老；他們的著作和法書早已蜚聲文壇，而為海內外同胞所尊重。

講到著作，除天權兄寫了幾部很有價值的回憶錄外，廣沉兄這部「壯遊八十年」是我們朋輩中把自傳寫得相當詳盡而又引人入勝的。他在描述他的一生經歷中，穿插了許多珍聞軼事；還有幾段富有風趣的掌故，其坦直而真誠的筆法，幾可與盧騷的懺悔錄媲美。這在西方社會是司空見慣的，而在中國筆記中却是不常有的事。

廣沉兄在他美東教學生活結束以後，忽對易經發生興趣。這是立夫兄和他多次研討現代數理與易經關係的結果。前者對他稱「易經為闡明宇宙萬物生存原理的巨著」；又說「宇宙為一大生命，千變萬化，無非為萬有生物之生長、衰滅過程之象，理與數，名之為易，最為恰當」。

他是學驗俱佳的工程師，近年又在數理的教學上有精湛的心得。他於是利用退休的餘暇和他的國學根柢，前後出版了「談談易經」及「學易一得」，特將易經再作精微的研究；並作深入淺出的闡釋。這反映出他充沛的精力和追求真理的學術精神。他早已進入了「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境界了。我們都是退而不休的老人，當然有不少的回憶和感喟。我們常常覺得這半世紀一晃便過去了，捫心自問，不能說對國家沒有盡了心，出了力，也不能說沒有微薄的

貢獻。可是，我們未能在大戰結束的時候，保持抗戰勝利的成果，把國家納入現代政治的正軌，竟讓共匪竊據大陸，不但人民水深火熱，國家元氣斷喪無餘，而且還使中國倒退了一百年。這是大家痛心疾首，感慨萬千的，而我們年老的一代，尤其不能推卸自己的罪愆。

然而，我們決不因年邁力衰而氣餒、而灰心；一息尚存，必須為國家奮鬥到底。廣沉兄壽登耄耋，而猶著書立說，盡瘁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這就是「天行健」的精神，也應該可以喚起年輕的一代，更奮發有為，自強不息。這便是我們堅定不移的信念。

編者按：壯遊八十年已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每冊平裝叁佰捌拾元精裝肆佰伍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浩然集

喬家才著

本全集共收集喬家才將軍精

心傑作「鐵血精忠傳」。

「戴笠和他的同志」。

「關山煙塵記」。

「海隅叢談」四巨冊精

裝合訂為「浩然集」一部定價

台幣捌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